

今年是全民抗战爆发85周年。当年,面对日寇侵略,中华儿女奋勇抗争、视死如归,奏响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雄战歌。“艺术是我们的枪,舞台是我们的战场”。在全民族抗战的浪潮中,广大文艺战士积极用文艺武器同敌人展开战斗,甚至将热血洒在

战斗的前线。本期我们推出两篇文章,回顾抗战烽火中,“抗敌剧社”文艺战士的战斗经历与经典抗战歌曲《大刀进行曲》创作传唱的故事,敬请关注。——编者

到敌人后方去演出

■杜 烽

硝烟中的灯火

抗战时期,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组织了文艺轻骑队,向敌后之敌后展开“政治攻势”,以打破敌人“囚笼”,粉碎敌人“蚕食”图谋。

我们这一队共20个人,有男有女,还有十来岁的小同志。1942年春,我们每个人腰里掖着两颗手榴弹,背上背包、米袋,提起写标语、画壁画的桶子,带上随时随地能演出的简便用具,昼夜行军十多个小时,翻过一道道封锁沟,绕过一个座座敌碉堡。天将黎明时,我们来到了山西省定襄县的南庄村。

这个村庄背靠秀丽多姿的峰峦,面对蜿蜒奔流的滹沱河。这如画的景色使我们这些刚从敌人眼皮底下闯过来的人,恍若来到了“世外桃源”。忽然,从村口跳出两个拿着红缨枪的娃娃,他俩仰着小脸,甚是威严地命令我们拿出路条来。大家不禁愣住了:这里不是敌后么,怎么还有儿童团?

原来这里距五台山不远,本是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的中心。敌人实施“囚笼政策”后,在山西、河北两省交界处制造了一片骇人听闻的“无人区”,并沿着山势构筑起一道道沟、碉堡封锁线,从而把这一带分割包围起来。现在,这块坚持战斗在敌后之敌后的小抗日根据地,被敌人“蚕食”得只剩下十来个小山庄,方圆不过数十里。但它却像一盏长明不灭的灯,为生活在敌寇铁蹄下的群众照亮抗战必胜的前程。所以,当地人们都亲切地呼唤它为“小延安”。

我们的到来,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。在欢迎大会上,我们听说敌人最近要在山那边的白庄村召开“群众大会”,还特地派来一个有名气的晋剧班子,准备连续演出4天。我们决定立即动员起来,全力以赴同敌伪唱对台戏,把群众拉过来,戳穿敌人欺骗宣传的鬼把戏。

敌人在山那边的白庄演出,我们在山这边的南庄演出。双方派出的哨兵,仅隔一条不太宽的山涧,你瞪着我,我盯着你,相互警戒着。

敌人的演出剧目,全部是由伪县政府顾问官最后审定的,除去宣扬封建迷信的外,就是传播淫秽和逆来顺受的内容。开戏的头一天,去的观众倒不少。两出戏唱过,顾问官带着伪县长和翻译,登台“训话”。每当他提到什么“中



抗敌剧社(油画) 杨丰羽 关宏臣作

日亲善”“王道乐土”时,伪县长就紧忙抓起一把糖块撒向孩子群。尽管这样,到了第二天,戏台下就变得冷清。顾问官顿现原形,大骂中国人“不识抬举”。伪县长慌了手脚,随即喝令喽啰们跑步到各村去“请”。结果,好不容易挨门逐户地用刺刀“请”来百八十人,还多半是些怀抱婴儿的妇女。顾问官火冒三丈,正准备显示威风,忽然间四下里响起了我们的侦察员和附近村庄游击小组的枪声,群众一哄而散。预定4天的“盛会”也就到此收场。但敌人向各村摊派的开支花费,却是按4天计算的。除了戏班的酬金,还有什么“劳军费”“维持治安费”“招待军警官员费”“大东亚圣战献金费”,合计白洋5千多块。

我们演出的节目,无论是话剧、歌剧、秧歌剧、活报剧,还是各种说唱,全部是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。所以,新文艺虽然在这里是第一次出现,但立即受到热烈欢迎。“八路军演新戏”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,很快就飞到敌占区。在我们的观众席里,就有不少是从敌人据点里冒着生命危险赶来的。当然,敌人也不会放过机会,企图派遣特务奸细混进来破坏,但是很难得逞。

就那样,我们在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和严密警卫下,预定两天的演出一连延续了4天才结束。演出开支包括,舞台照明用去煤油20斤,蜡烛1包,火柴1盒,仅此而已。这些物品,全部是我们的侦察员向敌伪合作社“借”来的,没

有向群众摊派一个铜板。唱完对台戏,我们决定继续深入敌后之敌后演出宣传,由定襄县的游击队掩护配合。我们的头一站,是河边村。这里是阎锡山老家,现在成了敌伪重要据点。那天,我们正与游击队政委郭继续聊天,忽然从前面传来了游击队樊队长命令:“机枪脱枪衣!步枪拔掉枪口帽!”

气氛顿时紧张起来。女同志扔掉手中采集的山花,拔出了别在腰间的手榴弹。随后,我们快步地向山下奔去。一位侦察员迎面跑来,说:“敌人的‘宣抚班’到了青石村,正在搭戏台,说是要演什么‘文明新戏’。”

青石村距河边村仅有3里路,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之一。没想到敌人抢先到达,看来我们只有转移阵地了。又有一个侦察员跑来报告:“定襄县伪警备队两个中队的敌人,来了个拂晓包围,乡亲们全被堵在村里了。眼下伪县长正站在戏台上胡说八道。河边村的敌人滚蛋,我们来演出。”

樊队长着重问了问附近几个大据点的敌情,然后跟郭政委简短交谈了一会儿,就听他斩钉截铁地命令道:“打!叫敌人滚蛋,我们来演出。”

“敌人好不容易为我们搭好了戏台,不演出对不起人家!”郭政委也笑着说。部队利用沟渠、麦田的掩护,迅速运动到村沿。随着激动人心的冲锋号声响起,游击队员们一阵风地猛冲到街

上,不到个把钟头,就胜利结束战斗。我们大白天的光临,完全出乎敌人意外,他们还以为是他们的大部队杀出山来,所以附近几个据点里的敌人,缩在乌龟壳里也不敢动。当我们走进敌人布置好的会场时,伪县长扔在桌上的半截香烟还在冒烟,敌人逃窜时的惊慌狼狈,不难想见。

登上敌人搭好的台,敲起敌人扔弃的锣鼓,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,我们的演出开始。节目全是我们根据这一带的真实事件和群众的思想动态,几天来日夜突击编写排练出来的。节目虽然难免简单粗糙,但形象地揭露了敌伪的残暴欺压,倾诉了群众的心声,解答了群众的疑虑,指明了抗战必胜的前景,因而引起群众强烈共鸣。

随着演出的进行,观众越来越多,就近村庄里的人也赶来不少。演出完毕,妇女们紧紧围住我们的女队员,娃娃们争抢着拽住“小八路”的手,思想敏感、活跃的青年们刨根寻底地要我们回答问题,有把年纪的人羡慕地追问着边区里人民当家作主的情况……一位古稀老人,感慨地说:“听了你们的戏,我这颗早已死掉了的心,又还阳复活了!”

有些伪军家属,还向我们表示,要劝说自己的亲人,叫他们走离里边指出的那条路——改邪归正、弃暗投明。一位怀抱婴儿的母亲悄声而惭愧地说:“我男人不是那糊涂人,我就去找他说明白。他要是再不回头,我娘俩不能陪着到东洋大海里喂王八。”

太阳落了山,西天一片红。我们正准备转移,一位白发苍苍的牧羊老人气喘吁吁地跑来找游击队报告,说是在南山口设下了埋伏,等我们往回返的时候,妄想来个一网打尽。”

让敌人在南山口恭候吧!我们绕着青石村兜了个大圈子,然后调头北上,穿过同蒲铁路支线,渡过奔流东去的滹沱河,最后平安地越过了遍地是敌伪据点的忻定盆地,又活跃在敌后之敌后的纵深地带。

(本报根据杜烽回忆文章整理,原文刊于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·抗日战争时期》)

作者简介:杜烽,著名剧作家,1920年出生,1937年参加八路军,曾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戏剧队队长、创作组副组长,原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等。创作有话剧《李国瑞》《英雄万岁》、剧本《决胜千里外》等。

上砍去”,本来麦新在曲谱中写的是一拍一音,但在群众传唱时却成了切分音。麦新知道后,赞同地说:“还是群众唱得对!一开始用切分音更能表现对敌人的无比仇恨。”的确,歌曲这样一唱,便具有了火山爆发般的强大力量,唱起来像大刀一样锋利,像冲锋号一样响亮。麦新便按照群众的唱法,修改了自己的曲谱。

随后,这首激昂的抗日战歌很快传遍了城镇乡村、前线后方,传唱于抗日军民心中,鼓舞着千千万万抗日英雄去冲锋陷阵。1949年7月,周恩来在一次军队文艺工作者代表座谈会上,提到这首歌: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,大家又唱起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《大刀进行曲》《黄河大合唱》《游击队歌》,很多热血青年在党的感召下,就是唱着抗日救亡歌曲到延安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来的……”

伟大的时代,应该产生与之匹配的伟大的艺术作品。抗战岁月里,中华民族无数优秀子孙用刀枪、用热血,奋勇抗争、保家卫国。每次听到这首歌曲,人们眼前就仿佛浮现抗日英雄们高举革命红旗、挥舞大刀长矛,“抗日的烽火已燎原”的画面。

几十年来,这首歌曲广受人们的喜爱,已经成为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。在敌人来犯时,在将士出征前,在历次抗战胜利纪念大会,在国庆庆典上,我们总能听到这首充满英雄气概的歌曲。

军歌中有铁血豪迈,军歌中蕴藏着铁与钢。时间已过去了85年,这气壮山河的抗日歌曲,依然能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共鸣,依然能叫人热血沸腾、斗志昂扬,显示出其久远的生命力和旺盛的战斗力。

著名作家高洪波曾写过一首《致麦新烈士》的诗,诗中道:“这大刀很沉重,很明亮/插在中国的历史里/插成一座刀碑……”

麦新,于1947年6月6日遭反动土匪袭击,壮烈牺牲。他的名字,将和《大刀进行曲》一起,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。



大刀进行曲(油画) 李明峰作

基层文化景观

作为共和国早期成立的战略导弹部队之一,火箭军某旅在50多年征程中积淀形成以“特别听指挥、特别能战斗、特别讲奉献、武器用到极致”为主要内涵的“赤火精神”,成为官兵忠诚维护核心、矢志奋斗强军的精神支撑。近年来,该旅党委注重抓好“赤火”文化品牌建设,面向战场、面向基层、面向官兵,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发挥强军文化的重要作用,在以文育人、以文促战中持续激发练兵动力。

赤火长歌

■本报特约记者 吴旭 通讯员 郭阳

大漠戈壁,发射架下,一场战地读书分享会正在进行。该旅“赤火”理论讲习队宣讲员、“00后”上等兵宋济来登上“赤火”微讲台:“入伍之前,长征在我脑海里是一个遥远的故事。入伍后听党课、看《长征》等书籍,我才真正认识了这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远征。革命先辈能在困境绝境中坚持到底、追求胜利,靠的正是信仰的力量……”

宋济来的读书分享,赢得台下战友们的热烈掌声。一级上士邓云说:“上次训练考核中,在班长、队友相继‘阵亡’的情况下,宋济来是卫勤救护组的最后一员,他咬紧牙关坚持到底,保证了任务完成,我们非常受鼓舞。我相信,面临考验,我们都会像他这样做。这就是用实际行动传承长征精神。”

“一个个思想碰撞的火花,会产生强大能量。”该旅政治工作部领导介绍,党的十八大以来,他们遴选基层理论骨干组成“赤火”理论讲习队,围绕党的创新理论和现代战争制胜机理、备战打仗突出问题等进行宣讲解读,从官兵视角谈经历、谈体会、谈感悟,增强了官兵理论素养,收到良好效果。

他们还借助《赤火画册》《赤火故事集》“赤火先锋”颁奖典礼、强军网“赤火在线”教育平台等载体,持续宣扬“全国巾帼建功标兵”刘杉、“火箭军好班长标兵”朱纪华、“军体之星”刘国振等在“赤火精神”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官兵典型,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打赢故事引导官兵成长成才、建功军营。

“走进军史长廊,官兵可以利用电子屏幕浏览旅队历史,可以亲身体验以声光电效果生动还原的实弹发射的激动瞬间……”行走在该旅正在建设的“赤火长歌”文化教育园,该旅政治工作部宣传科科长徐大权向我们介绍。他们按照“好传统+”“新媒体+”思路,将军史长廊、缅怀先烈场所、廉政文化园、安全文化园等一体设计建造。这座文化教育园将依托大数据、虚拟现实等科技手段,提升文化教育场所的体验感和适用度,助力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。

二

线上书籍精彩纷呈、VR游戏激战正酣、“撸铁”健身大汗淋漓……“某”“地下龙宫”内,周末时间的“赤火”野战文化俱乐部,人头攒动,好不热闹。

“我们野外驻训时间长、任务重,训练地域多在‘龙宫’深处、偏远地区。这种整合了学习阅读、游戏娱乐、强身健体、教育集会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心理服务场所,能有效提升官兵的心理适应能力,受到官兵欢迎。”正在“地下龙宫”担负值班任务的某发射营政治教导员刘冬说。

走进这个特殊的俱乐部,只见“悦智区”内存有大量图书和可供扫码观看的红色影视、纪录片,“悦心区”里军唱唱

吧、VR游戏机、体感游戏机等一应俱全,“悦身区”摆放有跑步机、划船机等健身器材,满足了官兵在密闭条件下的多样化学习娱乐和体能训练需求。

“尖兵一杀出,就让敌人哭……”炎炎夏日,某驻训场训练间隙,两名“赤火”文艺小分队队员,拿起快板,现场来了一段《赤火精兵显神威》,生动活泼,赢得官兵喝彩。

近年来,该旅组建文艺小分队,积极开展战地文艺创作活动,通过兵说兵、兵演兵、兵唱兵,用富有战味兵味的文艺作品,激发官兵练兵备战热情。

战车硝烟当舞台背景,典型故事为创作素材,官兵兵语作主持台本……去年以来,小分队跟随部队转战大漠戈壁、偏远点位、“地下龙宫”,用一场场送到一线文艺演出,一个个短小精悍、兵味浓郁的文艺作品,点亮了与部队练兵备战融为一体的基层文化生活。

白山黑水扎根,高原大漠砺剑,草原戈壁重塑……“七一”前夕,一部由该旅官兵自编自导的情景剧《赤火的云图》上演,再现该旅光荣历史的重要瞬间。剧中的每个故事都取材于官兵真实故事,引发官兵普遍共鸣。

三级军士长刘国振看完演出后说:“节目真实又生动,透过一个个历史镜头折射出我们转型跨越的新风貌,让大家进一步提升了‘赤火’标识的认同感、自豪感。”

战歌随硝烟激昂,战鼓伴车辙雷动。近年来,他们创作出一批来源训练一线、宣扬战斗精神的文艺作品,有力激发官兵敢打硬拼、持续冲锋的豪情壮志:《赤火战歌》以“赤火精神”为主线,生动展现该旅官兵听党指挥、奋斗强军的精神本色;歌曲《热血尖刀》热情歌颂某发射营执行实弹发射的砺剑征程;情景剧《搬家》讴歌移防换型官兵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……

接到号令打起背包就出发,扎根深山无私奉献打硬拼,“赤火精神”烙印在该旅官兵心中,又催生了一曲曲激昂奋进的青春战歌。

下图:该旅“赤火”文艺小分队队员在休息时间与战友们一起排练节目。 杜广辉摄



长征

第5516期